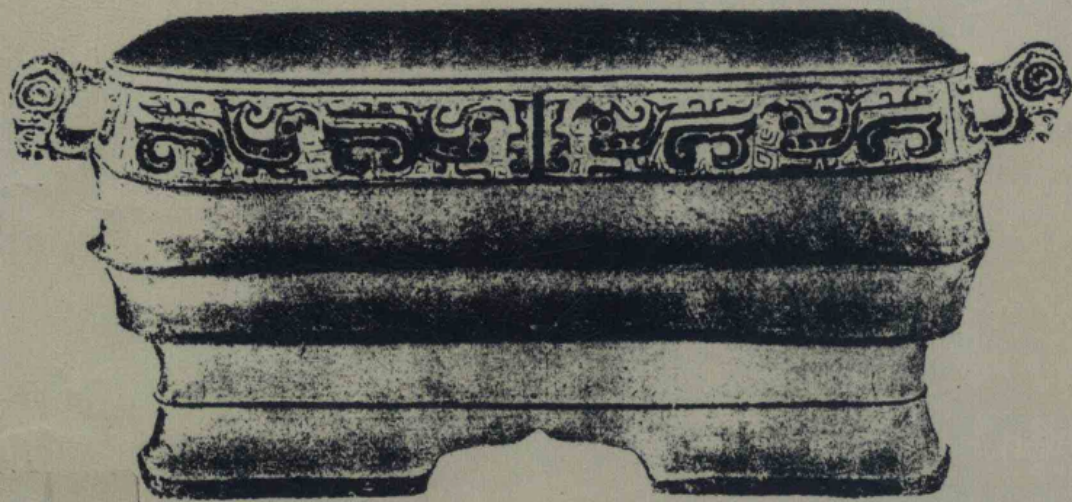


泰國華僑崇聖大學中華文化研究院
清華大學國際漢學研究所 主辦
中山大學中華文化研究中心

第六輯

學 學

饒宗頤 主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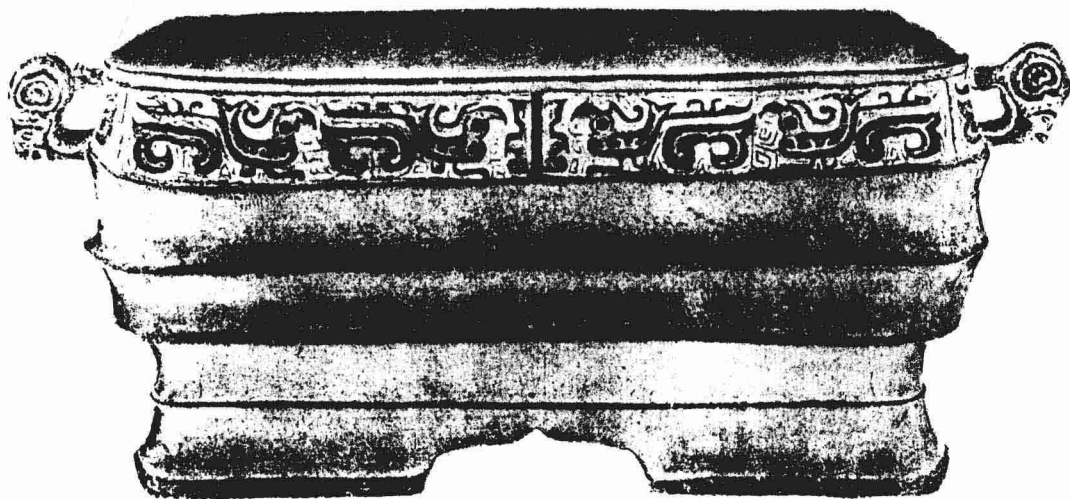
紫禁城出版社

泰國華僑崇聖大學中華文化研究院
清華大學國際漢學研究所 主辦
中山大學中華文化研究中心

第六輯

學

饒宗頤 主編



紫禁城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華學 第六輯/饒宗頤主編. —北京: 紫禁城出版社, 2003.6

ISBN 7-80047-427-5

I. 華… II. 饒… III. 漢學—文集 IV. K207.8-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03) 第 028373 號

華 學 (第六輯)

饒宗頤 主編

紫禁城出版社出版

(北京景山前街故宮博物院內)

北京瑞寶畫中畫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開本: 850 × 1168 16 開 印張: 23 字數: 620 千字

2003 年 6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ISBN7-80047-427-5/K · 196

定價: 70.00 圓

《華學》編輯委員會

主 編：饒宗頤
編 委：李學勤 姜伯勤 徐葆耕 張榮芳 曾憲通
馮達文 葛兆光 饒宗頤
執行編委：李學勤 葛兆光 孫關根 李縉雲 劉國忠
主 辦：泰國華僑崇聖大學中華文化研究院
清華大學國際漢學研究所
中山大學中華文化研究中心

目 錄

楚公盥與夏書佚篇《禹之總德》	饒宗頤 (1)
遂公盥銘初探	周鳳五 (7)
癸公盥銘與大禹治水的文獻記載	羅 琨 (15)
讀楚公盥銘文小札	沈建華 (26)
楚公盥銘“陸山叡川”考	張永山 (31)
楚公盥銘文的學術價值綜論	江林昌 (35)
談談上博簡和郭店簡中的錯別字	裘錫圭 (50)
《詩論》發微	王志平 (55)
上博簡《緇衣》篇“悉”字解	沈 培 (68)
楚竹書《容成氏》的篇名及其性質	趙平安 (75)
郭店簡從“柴”之字考釋	廖名春 (79)
郭店楚墓竹簡補釋	李 銳 (85)
包山一二九簡釋文補釋一則	徐在國 (94)
新蔡楚簡零釋	陳 偉 (95)
新出楚系竹簡中的專用字綜議	陳偉武 (99)
戰國文字中的鹽及相關資料研究 ——以齊“遷(徙)鹽之璽”為中心	趙平安 (107)
睡虎地秦簡《日書》釋讀札記	劉樂賢 (114)
張家山漢簡所見刑罰等序及相關問題	李均明 (122)
張家山二年律令簡中的損害賠償之規定	徐世虹 (135)
“偏妻”“下妻”考 ——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研讀札記	王子今 (147)

銀雀山兵陰陽書與馬王堆兵陰陽書之比較	陳松長 (155)
申論四方風名卜甲	李學勤 (161)
牆盤牘語	何琳儀 (166)
《呂氏春秋新校釋》平議	李若暉 (170)
《禮記·王制》篇與古代國家法思想	王啓發 (181)
《金人銘》研究	
——兼及《孔子家語》編定諸問題	朱淵清 (201)
漢魏時期我國對西方世界認識的加深	楊共樂 (217)
中亞粟特胡名“伽”字考證	葛承雍 (225)
南明永曆朝廷與天主教	黃一農 (230)
丁茶山禮學與清人禮學之比較研究	彭 林 (255)
試論氣候環境變化對中華文明形成過程的影響	王 巍 (280)
陸機赴洛年代重探	朱曉海 (284)
論宋代理學之歷史本源	
——宋遼關係對北宋社會思潮的影響	郭偉川 (294)
祈雨與宋代社會初探	皮慶生 (322)
一位被遺忘的科學家與軍事家——揭暄	田旭東 (344)
“白蛇故事”戲曲在清乾隆前的演變	汪詩珮 (350)

夔公盨與夏書佚篇《禹之總德》

饒宗頤

夔公盨寶器近時由香港重價購回，有長篇銘辭，典麗可誦。尤以起句“天命禹專土”，與《禹貢》有關，引起熱烈討論。承李學勤先生自北京以拓本郵示，囑撰文以實《華學》篇幅，謹草此文，以答雅意。銘文之中，共六次出現“德”字。在另一銅器師鬲鼎云：

朕皇考穆王，用乃孔德余小子肇淑先王德，夙夕專
由先祖刺(烈)德。
皇辟懿德用厥刺(烈)祖卩(節)德。

亦連續使用若干“德”字，墨子書所謂“重有(又)重之”。莊子謂之“重言”，此為古賢勸善叮嚀再三之習慣。我對本器的看法，與諸家略有不同。謹為列數項，略陳如次。

—

墨子最尊重夏道，書中記錄禹事特多。《非命》下云：

先聖王之患之也，固在前矣。是以書之竹帛，鏤之金石，琢之盤盂，傳遺後世子孫。曰：何書焉存？《禹之總德》有之曰：“允不著(若)，惟天民不而葆，既防凶心。天加之咎，不慎厥德，天命焉保？”

從上引文字，知《禹之總德》是一篇佚書的篇名，可與本器互相參證，本器銘云：

考咨(友)監明，丕齊好祀，無𠄎。𠄎好德昏葺(婚媾)，亦唯茲(協)天𠄎(釐)。用考神，復用𠄎(髮)祿；永卩于寧。

按金文𠄎字从心中有一筆，或讀為總。大克鼎在同一句中，心與𠄎同見。文云：

克曰：穆穆朕父祖師華父，心(息)𠄎厥心，寧靜于猷，𠄎愆厥德。

可見心與心異字不同義。《金文編》釋總，讀作恩，用作蔥黃，又讀為鐘聲之總。(第 692、860 頁)。但是盥的𠄎字，則當讀為“總”，即“總德”之義。言總合好德的親戚朋友，“總”字作為一動詞，不連上讀。“總德”的取義，墨子在另一篇《尚賢》下有重要的發揮。文中稱頌禹、稷、皋陶之德，既引用《呂刑》“德威維威，德明惟明”二句，又引《周頌》道之曰“聖人之德，若天之高，若地之普”加以結語，云：

故聖人之德，蓋總乎天地者也。今王公大人，欲王天下正諸侯，夫無德義，將何以哉？

《呂刑》正言“士(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祇德。……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具見周室對於德教的重視，墨子亦敷演其義。總德一詞，亦見於《莊子·天運》：“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樸，吾子亦放風而勤，‘總德’而立矣。”銘云“降民監德，迺自作配鄉(享)”。即《呂刑》之“自作元命，配享在下”。銘文說“總好德婚媾”，下文接言“亦唯協天釐(釐)”，必於此斷句。天釐是天所賜的福祉。上文有云：

康亡不楸(懋)

康訓“安”。《詩·商頌·烈祖》云：

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

鄭玄箋：“天於是下平安之福，使年豐。”《詩·大雅·卷阿》：“爾受命長矣，弗祿爾康矣。”鄭玄箋：“康，安也。”康是豐年的徵象，自天降“康”。下文故以天釐引伸說明之，這正協符天所賜的福祉，義亦相應。《堯典》：“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皋陶謨》：“政事懋哉、懋哉。”“楸”是一常用語。

銘辭下文繼云“用孝申(神)、復用髮祿，永叩(御)于寧”。此句疊兩個“用”字。

史牆盤：“繁禴多釐(釐)。”瘝鐘：“用禱壽勺永令，綽綽猶(髮)祿(祿)。”“髮祿”一詞相同。意指壽考。寧，安也，永遠安寧的意思。《墨子·明鬼下》：

……山川鬼神，亦莫敢不寧。若能共允，佳天下之合，下土之葆。……以佐謀禹也。

“𠄎天釐”之協字，從三力三口，訓協力合作，與“佳天下之合”義亦相符。墨子於《天志》下亦言及“天德”，謂“上利天，中利鬼，下利人，三利而無所不利，是謂天德”。能獲得天賜厚福，合于天釐，便是天德。可見墨子“總德”的取義。可惜“禹之總德”一文今已佚，幸得墨子保存篇名，可與本銘辭互相印證。佚文雖僅存數句，仍是十分珍貴的。

二

銘辭“迺𠄎方玆征”一句，是關鍵性的句子。關於𠄎字，李學勤先生巨眼若燭，認為這一字的辨認，要從《金文編》釋逖的“逖”字入手(見容書第 109 頁)。從來學者有二說，或謂其字

從來，或謂從“奉”。李先生定爲從“𠄎”，讀作“差”，謂差方是差擇土地。“差方”一詞，經典彝銘未見。他家或從奉字加以推論。余按新刊上博楚簡(二)《容成氏》第47簡云：

九邦者若可逯(來)乎。 七邦逯備(服)，豐喬(鎬)不備(服)，文王乃迄(起)師以嚮。

逯字繁形增益土旁。邦逯猶言方來。“邦逯備”的來字，用作語助，用於動詞之前。王氏《經傳釋詞》說“來”猶“是”也，舉《詩經》“來陟”、“來赫”、“來諗”、“來威”、“來求”、“來鋪”諸例爲證，上引一例“可逯乎”之“來”則訓“至”，有如“庶民子來”(《詩·靈臺》)之來。愚意金文辵部的“逯”，正宜釋逯，與來的異體逯(三字石經)同文。諸例句均可通讀。如

以逯即井伯 (長由盃) 如《詩·烈祖》來假來饗。

逯匹厥辟 (史牆盤) 如《詩·殷武》歲事來辟。

克逯文王 (何尊) 如《詩·殷武》莫敢不來王(鄭箋:世見曰王。疏引《周禮·秋官·大行人》“藩國，世一見”解說之)。

再仔細勘諸有關字形，奉字多作𠄎，與𠄎形不類。至於差字，上體多作𠄎或𠄎(《金文編》第311頁)，而下半必从左或从右，幾乎沒有例外，故很難定𠄎是差字。𠄎是來增𠄎旁，如𠄎之作𠄎。楚帛書共工字作𠄎，亦增形之例。由是知金文簡文來字有增𠄎、增土之異形。《金文編》釋逯，不如釋作“逯”之妥。

此字既可定爲逯，與來和逯是一異寫。是此句可讀作“來方𠄎征”。邦與方通，來方是邦逯的倒言。《詩·小雅·大田》云：

來方禋祀，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來方”一詞見此，與盨銘相同，鄭箋云：“成王之來，則又禋祀四方之神，祈報焉”。訓來爲動詞之來。訓方爲四方。盨銘此句接上禹“隨山濬川”事。考《容成氏》述禹事云：

禹乃因山陵平隰之可邦邑者而繁實之。乃因邇以知遠，去苛而行簡，會天地之利，夫是以近者悅治(怡)而遠者自至。四海之內及四海之外，皆請貢。

這和《淮南子·齊俗訓》言“禹令民聚土積薪，擇丘陵而處之”，有類似的記載。由是觀之“來方𠄎征”句，𠄎可讀爲“𠄎”，而通作邇。猶大克鼎“邇遠能𠄎”之即“柔遠能邇”，𠄎與邇一字，借爲𠄎，𠄎，近也。“來方𠄎征”有如“近者悅治，而遠方自至”的意思，可解爲遠方者來，而近者則征其賦以致貢。如是詩之“來方禋祀”似亦可解作遠邦來助祭，參加祭天的禋祀。

先秦學人引用此詩，如《墨子·明鬼下》云：

故尚(上)者夏書，其次商周之書，語數鬼神之有也。重有(又)重之，此其故何也？則聖人務之。……於古曰“吉日丁卯”。周代祝社方，歲於社者考，以延年壽；若無鬼神，彼豈有所延年壽哉？

按《詩·小雅·甫田》：“以我齊明……以社以方。我田既臧，以御田祖，……報以介福，萬壽無疆。”周人祝于社與方，以延年壽。證之本盥銘言“用考神，復用髮錄”。又云“至齊好祀”。考即墨子所云“歲于社者考”。考猶孝也，言為歲事於祖考。神即《詩·大田》言“田祖有神”之神，髮祿指“萬壽無疆”。至(經)齊猶言常齊，即《甫田》的“齊明”。齊又作齋。鄭箋訓為絜齊。“好祀”猶《大田》的“以享以祀”。盥銘云“康亡不懋”即《商頌·烈祖》“自天降康，豐年穰穰”。這正是祝豐年、祈報的事情。本盥銘由禹的成功寫入祈年豐穰延壽考之祝，與《詩·小雅》之《大田》、《甫田》諸篇用意可相發明。詩《大田》、《甫田》等篇，或以《周禮·甸章》有“祈年於田祖，歛《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畷”的說法，遂謂這組詩應即是《豳雅》之類。從這一點看來。本器的燹公，可能即指豳公。

三

《墨子·所染》云“禹染於皋陶、伯益”。《尚書·皋陶謨》：“允迪厥德”。又言“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日嚴祇敬六德”，“九德咸事”。禹之提倡總德，似出於皋陶理論之濡染。皋陶於舜時為李官。《管子·法法》說“皋陶為李”。《容成氏》篇不記咎陶言德，但書他任理官一事，云：

乃立咎咎(陶)以為李(李)。咎咎既已受命，乃辨衞易之器(氣)而聖(聽)其訟獄，三年而天下之人亡訟獄者，天下大和黔(均)。

皋陶字作咎咎，是一新發現。皋咎能辨陰陽之氣，乃知後人所謂“變理陰陽”，有其遠源。

《尚書·皋陶謨》的詞句，有不少可與本盥銘互證者：

《皋陶謨》	燹公盥
(禹曰)予乘四載，隨山刊木。	隨山、齋川。
予決九川，距四海；濬叀滄，距川。	
(禹曰)帝，光天之下……共惟帝臣。	(天)生我王午(帝)臣。

似盥文是櫟括經典語句，“隨山刊木”有時亦作“鑿山槎木”，唐太宗有言：

昔禹帥九州之民，鑿山槎木，疏百川注之海，其勞甚矣，而民不怨者，……與民同利故也(《通鑑》卷一九八，貞觀二十一〔647年〕)。

《史記·夏本紀》作“表木”，可見異文之多。

“民成父母”句，語有省略，當以“民”字連下，謂民(視之)作為父母。《大戴禮·五帝德》引孔子，稱“禹為神主，為民父母”是也。唐太宗既自稱曰天可汗。諸酋奏言：“臣等既為唐民，往來天至尊所，如詣父母。”太宗於翠微殿言：“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故其種落皆依朕如父母。”天至尊謂天可汗，何以能“民成父母”？觀唐太宗之至言，可以

思過半矣！

“厥顯惟德”句，言以“德”為沫。《書·顧命》：“王乃洮、頰水。”字作頰，洮字洮髮，頰是洒面。《說文》云：“洒面也。”古文从頁作頰。時時以德洗面，即“日嚴祇敬德”之義。

“民好明德，憂在天下”句，憂字上从頁下从食，釋憂，可從。但“憂在”一詞，亦有來歷。《關雎序》“憂在進賢”是也。所憂在於天下之務。如墨子說“聖人之德，蓋總乎天地者也”。故所憂乃在天地之間。《詩·豳風》疏：“陸德明曰：豳者，戎狄之地名也。……周公遭流言之難，居東都，思公劉太王為豳公憂勞民事，以比(阮校)叙己志而作(詩)。”憂在天下，即“憂勞民事”之意。此記公劉、太王被稱為“豳公”之事實。

四

本器已有四家釋文，義據紛披，各極其勝，很難再贊一詞，本人深承學勤先生好意，要我著論，久久不敢下筆，玩繹既久悟出“來方”一義，幸李零之《容成氏》釋文已公布，得知來字異寫之多，不特“邦來”之作逵，即咎陶之為李官，李字上半亦作“李”。始敢斷《金文編》釋“逵”之不妥，宜改釋逵。今知奔方之為“來方”裡祀，下文接言“自作配享”，“康亡不懋”，“罔齊好祀”，“用考神、復用髮祿”等語，具見“民好明德”的用意，亦牽涉到祈年延壽之祀事，與《詩·小雅》之《大田》、《甫田》的命意相合，即《周禮·籥章》吹《豳雅》豳籥之事。因此推想“燹”字，柯昌濟、馬叙倫、丁山、陳直諸家均釋豳，似可信從。金文从山从火，可以互用。丁山《說文闕義箋》謂《燹王作姬癸盃》，此姬姓之王，非周先祖莫屬。此盃最先著於《長安獲古編》，出土正在陝西境，燹王之即豳王，斯其明驗。余疑姬下一字可釋為从女，美聲，即美陽地，則此字釋豳，不成問題。故知燹公之為豳公。《史記·周本紀》：“公劉卒，子慶節立國于豳。”《詩·生民》：“豳居允荒。”至西周中期，其胤尚存，亦得稱為豳公。

我復從通篇行文脈絡來看問題，讀“心好德昏媾”為句，解作“總合好明德的親戚朋友”文義較為通暢。故全篇斷句與他家不同。

茲將全文句讀，重行標點如下：

天命禹專(敷)土，隨山濬川。迺奔(來)方釁(豳)征。降民監德，迺自作配卿(饗)。民成父母。(天)生我王作臣，厥頰(沫)唯德。

民好明德，憂(憂)在天下。用厥配好，蓋季懿德，康亡不懋。孝友愷明，罔(經)齊好祀，無攸。

心(總)好德昏媾(媾)，亦唯協(協)天釐(釐)。用考(孝)神，復用鬠(髮)祿(祿)。永卬(卬)于寧(寧)。

燹(豳)公曰：民唯克用茲德，亡悔(悔)。

如是，則較為文從字順，文章脈絡虛字使用，自成條理。第一段連用二“迺”字為領字起句。第二段以“無凶”與末段以“亡悔”收結，皆二字之成語(攸字朱鳳瀚定為从凶，其聲，讀為無欺。余疑可釋為墨子引《禹之總德》“既防凶心”之凶。尚待定)。

第三段行文句法奇崛，以“總”字領起好德之婚媾(“好”讀如《詩》“民之秉夷，好是懿德”之“好”)。下文連出兩“用”字，曰用考神，復(再)用髮祿，加重語氣，故能永致于安寧。“亦唯協天釐(福)”句，矯健有力。惟能結合好德的親朋，故可協天賜之福祿。墻盤云：“上帝降懿德，大豐。”懿德，是上帝之所“降”。上文言“降民監德”亦是上帝所“監”的。結語“民唯克用茲德，亡悔”。指出惟有用德，乃可教民。《周書·立政》云：

古之人迪惟有夏……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
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

宅人之術，惟有大用訓德。此乃有夏之教。墨子所稱舉的《禹之總德》佚篇，今得幽公盪銘，更足徵《立政》所言之確實可信。《總德》說道：“不慎厥德，天命焉保。”禹之有天下，是秉之天命，治水工作亦是如此。故云：“天命禹專土。”《洪範》言“天乃錫禹鴻範九疇”，同樣的道理。必須行德，方能保持久遠。本盪銘亦兢兢“使民唯克用茲德”，立意同出一軌。能够“用德”，自然“天命不僭”(《大誥》)，否則天命亦就保不住了。

遂公盥銘初探

周鳳五

保利藝術博物館新近購藏的遂公盥，蓋已失，器作橢方形，斝口，兩側獸首耳，器口環繞鳳鳥紋一圈，下飾瓦紋三道，圈足，器底內部有銘文 10 行 98 字。其時代大約在西周晚期。茲據所見拓本爲之釋文並酌加注解。

一 釋 文

天令(命)禹專(敷)土、陸(墮)山、叡(濬)川，迺【第一行】
 奔(釐)方、夔(藝)、征；降民、監德，迺自【第二行】
 作配、鄉(嚮)民、成父母、生。我王【第三行】
 作臣，厥顯(務)唯德，民好明德，【第四行】
 晷(憂)在天下；用厥邵(昭)好，益□【第五行】
 懿德，康亡不楙；考(孝)友盥(葬)明，【第六行】
 迺(經)齊好祀，無(訥)心，好德聞(婚)【第七行】
 邁(媯)。亦唯(協)天(釐)，用考(孝)申復，【第八行】
 用猶(道)彖(祿)，永(迓)于(寧)。夔(遂)公曰：【第九行】
 “民唯克用茲德，亡(悔)。”【第十行】

二 注 釋

1. 禹敷土：“大禹治水”之說，先秦典籍習見^[1]，出土西周青銅器銘文此爲首例。《尚書·禹貢》：“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兩漢今文與《史記·夏本紀》作“傅土”；馬、鄭本作“敷土”，孔同。敷，馬訓分，鄭訓布治，又訓大；孔亦訓布治^[2]。按，傅、敷通假，分、布義近；《說文》：“敷，布也。”又：“專，施也。”引申皆有“大”義，則漢儒於此並無異說^[3]。至於司馬貞《史記索隱》：“傅即付也，謂付工屬役之事。”^[4]則曲說不可從。

2. 墮山：墮，銘文作“陸”，从阜，从二左。《說文》：“敗城阜曰陸。”段注：“小篆陸作墮，隸變作墮，俗作墮；用墮爲崩落之義，用墮爲傾敗之義。”^[5]按，此字楚簡習見，如包山簡二二：“陸得”，爲姓名“墮得”^[6]；或从二土，見郭店《唐虞之道》簡二六：“四肢倦惰”，訓怠惰^[7]；或从土从田，見包山簡二四，爲“墮得”異構^[8]；或从土从二田，見郭店《成

之聞之》簡二三：“橢之舛也，治之功也”，訓狹長^[9]；或从左从土，見郭店《語叢》簡二二：“山亡墮則陴。”墮墮，山勢平緩也^[10]。銘文以敷土、墮山、濬川三事並列，且同屬動賓結構，則墮山當指鑿山。《尚書·禹貢》：“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大山川。”又《禹貢序》：“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讀為“墮山”皆通達無礙，而先秦流傳“禹鑿龍門”之說亦可旁證。^[11]但兩漢經師多別取“隨從”義為說，如《史記·夏本紀》：“行山表木”，《尚書》鄭《注》：“必隨州中之山而登之”是也。按，《國語·周語下》記大禹治水“高高下下，疏川導滯，鍾水豐物，封崇九山，決汨九川，陂障九澤^[12]。”所謂“高高下下，疏川導滯”，正指隨山勢高下與川澤流向以疏濬洪水，然則漢儒此說固遠有端緒，惟不如讀為“墮山”之合於語法且語意完整也。

3. 迺釐方：銘文以“迺”字領句，釐方、藝、征，三事皆省略主詞“禹”。釐，銘文从卅，來聲，讀為釐。方，字形又見《象伯戡簋》：“右關四方。”^[13]《尚書·序》：“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共》九篇、《稟飶》。”^[14]馬《注》：“釐，賜也，理也。”按，《說文》：“釐，家福也。”段《注》謂經典假借為釐、賚、理^[15]，然則馬融蓋兼存二說，當以後說為是。所謂“帝釐下土方”，謂帝舜分天下土地為十二州，見《尚書·堯典》“肇十有二州”；銘文“釐方”，則指禹分天下為九州，此事先秦典籍習見，如《尚書·禹貢》“九州攸同”，《左傳》襄公四年虞人之箴“芒芒禹迹，畫為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是也^[16]。

4. 藝：銘文作執。《說文》：“執，種也。从尢、壺，尢持種之。”^[17]是本義為種植，引申為耕作。銘文謂禹平洪水，教民耕作。按，《尚書·益稷》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18]知農耕始於禹、稷二人。后稷為周人始祖，教民稼穡，見《詩·大雅·生民》與《周頌·思文》^[19]；《尚書·呂刑》亦稱“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20]銘文述大禹治水、樹藝而不及后稷，蓋文有詳略。《孟子·滕文公上》：“禹疏九河，濬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21]以治水、樹藝分屬禹、稷二人，蓋闡述“社會分工”之說以駁斥許行，非傳聞異辭也。

5. 征：收稅。《尚書·禹貢·序》：“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孔《傳》：“任其土地所有，定其貢賦之差。此堯時事，而在夏書之首，禹之王以是功。”^[22]又《禹貢》經文：“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擇三壤，成賦中邦。”^[23]謂大禹治水，分天下為九州，定田地為九等以徵收賦稅也。

6. 降民：此與下“監德”皆承上以“天”為主詞。《孟子·梁惠王下》引《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24]自天言之，謂之降民；在受命者言之，則謂之受民。《尚書·洛誥》周公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又：“誕保文武受民，亂為四輔。”^[25]又《立政》周公曰：“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26]所謂“文祖受命民”、“文武受民”，指文王、武王受天命而統治的人民；所謂“我受民”，指周朝受天命而統治的人民，猶《大孟鼎》：“雩我其適省先王受民、受疆土。”^[27]銘文謂上帝以大禹治平洪水之功，授予天命與人民俾治理之也。

7. 監德：與“降民”並列，謂上帝降民給大禹並監視大禹的德行。《詩·大雅·皇矣》：“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視四方，求民之莫。”^[28]又《大雅·大明》：“天監在下，有命既

集。”^[29]《尚書·呂刑》：“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30]又作“降監”，如《尚書·微子》：“降監殷民，用乂，讎斂，召敵讎不怠。”^[31]《詩·商頌·殷武》：“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32]金文多用“臨”，如《大盂鼎》：“故天翼臨子，法保先王。”毛公鼎：“肆皇天亡歎，臨保我有周。”^[33]監、臨皆自上瞰下，有監視、考察之意。周人以爲上帝監視下民，有德者授予天命，失德者喪失天命。

8. 作配：作皇天的匹配。《尚書·呂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孔《傳》：“今天治民，人君爲配天在下。”^[34]《詩·大雅·皇矣》：“天立厥配，受命既固。”^[35]又《周頌·思文》：“思文后稷，克配彼天。”^[36]毛公鼎：“丕顯文武，皇天引厥厥德，配我有周，膺受大命。”又“丕巩先王配命”，謂文王、武王有德，故皇天以之爲匹配而授予天命^[37]。銘文謂大禹接受天命，匹配皇天，成爲天子也。

9. 嚮民：銘文以“迺”字領句，嚮民、成父母、生，三事皆以禹爲主詞而省略。嚮，銘文作鄉，讀爲嚮。《禮記·文王世子》：“邦國有倫，而衆鄉方矣。”鄭《注》：“鄉方，言知所鄉。”^[38]《荀子·仲尼》：“鄉方略，審勞佚。”楊《注》：“鄉，讀爲嚮，趨也。”^[39]引申爲引導。銘文謂大禹接受天命，引導人民修明道德。

10. 成父母：銘文兼指二事，其一，養育子女。禹平洪水，后稷教民稼穡，人得平土而居，耕稼以食，於是可以爲人父母，繁衍後代。其二，人倫化成。上引《孟子·滕文公上》於禹、稷之後云：“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叙，朋友有信。”《管子·牧民》：“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40]是也。

11. 生：生活，生存。人民豐衣足食，知人倫教化，然後可以生生不息。

12. 我王作臣：我王，指周王，猶言“今上”，謂時王也。作臣，造就、裁成臣民，謂教化百姓。《尚書·康誥》：“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孔《傳》：“弘王道，安殷民，亦所以惟助王者居順天命，爲民日新之教。”^[41]銘文連下爲句，詳下。

13. 厥務唯德：務，銘文右从頁，左从俯首披髮形，會濯髮之意。即“沐”字；或更增水、皿，見魯伯愈父盤、魯伯愈父匜，其俯首就水以濯髮之形尤覺鮮明生動^[42]。《左傳》僖公二十四年：“沐則心覆”，字所以从俯首披髮者以此^[43]。或以此爲“鬻壽”字異構，象頰面形，讀爲“沫壽”，但“顯”从俯首披髮，“鬻”从正面立人，二字判然有別^[44]。沐、務古音明紐雙聲，屋、侯對轉可通。《說文》：“務，趨也。”段《注》：“趨者，疾走也。務者，言其促疾於事也。”^[45]銘文謂周王教化臣民，以修德爲先務也。

14. 憂在天下：憂，銘文上从頁，下从言；言字此形見《汗簡》，又見《古文四聲韻》^[46]。按，从心之字，古文或从言作^[47]，則此字可以視同从頁，从心，即《說文》訓“愁”之“惛”字。《說文》別有“憂”字，訓“和之行”，二字形義有別。惟經典相承以“憂”爲“憂愁”字，以“優”爲“和之行”字^[48]。銘文當與上“民好明德”連讀，謂周王以教民修德爲先務，唯恐其失德也。

15. 用厥昭好，益□懿德：好，先秦典籍多指聘問、婚姻之好，如《周禮·秋官·掌交》：“使和諸侯之好”、《禮記·哀公問》：“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是也^[49]。益，增益也。其下字不識，惟合下文“好德婚媾”觀之，當指周王與諸侯通婚以增益其德行也。

16. 康亡不楸：康，安樂，引申爲放逸。周人以放逸爲戒，見《尚書·無逸》全篇、《詩·周頌·昊天有成命》：“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命。”^[50]又見西周金文，如鞮簋：“余亡康晝夜，經離先王。”^[51]楸，讀爲懋，《說文》：“懋，勉也。”^[52]銘

文“康亡不楸”，即“亡康、亡不楸”之省，謂周王不敢放逸，無不努力於修明德行也。

17. 孝友旻明：孝友為周人德行之核心，亦為封建社會之基礎。稱美其人，謂之孝友，如《詩·小雅·六月》：“侯誰在矣，張仲孝友。”^[53]反之，則以“不孝不友”比諸“元惡大憝”，見《尚書·康誥》^[54]。旻，銘文从于，益聲，讀為“旻”。益，古音泥紐耕部；旻，來紐真部，二字聲母同類，韻部真、耕旁轉可通。如《詩·齊風·盧令》“盧令令”，《說文》引作“盧旻旻”是也^[55]。旻明，其意未詳，金文多與“聖”並舉以稱揚祖德，如師鬲鼎：“用型乃聖祖考旻明令辟前王，事余一人。”《尹姑鼎》：“休天君弗忘穆公聖、旻明比事先王。”^[56]按，聖，聰也，然則“旻明”或與聰明有關^[57]。

18. 經齊好祀：經，遵循。《孟子·盡心下》：“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趙《注》：“經，行也。”^[58]《周禮·考工記·輶人》：“輶欲弧而無折，經而無絕。”鄭《注》：“揉輶大深則折也。經，亦謂順理也。”^[59]見於金文，如毛公鼎：“今余唯肇經先王命，命汝又我邦、我家內外。”齊，猶言“齊邀”，《禮記·玉藻》：“見所尊者齊邀”《注》：“謙慤貌”^[60]，史牆盤有“齊角”一詞，或讀為“齊慤”^[61]。好祀，敬祀。銘文謂遵循祖先之德行且恭敬祭祀也。

19. 無訥心：訥，銘文从二晉，讀為訥。《詩·小雅·節南山》：“昊天不備，降此鞠訥。”《傳》：“訥，訟也。”又見《魯頌·泮水》：“不告于訥”《箋》^[62]。無訥心，無爭訟之心也。

20. 好德婚媾：好德，有德者。婚媾，累世通婚。《說文》：“媾，重婚也。”段《注》：“重婚者，重疊交互為婚姻也。”^[63]見於金文，如《克盃》：“惟用獻于師尹、朋友、婚媾。”^[64]按，作器者遂公，帝舜之後，舜以德行著稱。周武王克殷，以帝舜後裔胡公滿“不淫”，故“賜之姓，使祀虞帝”並與之通婚，“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65]，蓋所以“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也。上文“用厥昭好，益口懿德”與此“好德婚媾”云者，蓋作器者遂公頌揚周王、稱述祖德，且以世世得與周王室通婚為榮也。

21. 亦唯協天釐：協，銘文作𠄎，典籍通作協。《說文》“𠄎”部收𠄎、協、𠄎諸字，分別訓“同力也”、“同眾之𠄎也”、“同思之𠄎也”，實皆出於“同也”一義^[66]。釐，福也。據《尚書·康誥》：“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以“乃服惟”與“亦惟”領句，知銘文亦當以“厥務唯德”與“亦唯”領句，謂周王以德治天下，且與諸侯同心修德，共承天庥也。

22. 用孝申復：申復，重複、增益。申，重也；復，亦重也。《詩·小雅·采芣》：“樂只君子，福祿申之。”《箋》：“天子賜之，神則以福祿申重之。”^[67]銘文謂君臣共承天庥，且以孝行得上帝增益之也。

23. 用道祿，道，見史牆盤：“繁道多釐”。學者多以為从首，友聲，即《汗簡》所收古文“髮”字，或讀“繁髮”為鬢髮，謂長壽也；或破讀為“繁袞”，袞，除惡祭也，除惡則有福；或逕讀為“繁福”^[68]。按，字从犬，首聲，不从友，當讀為“道”。首，古音書紐幽部；道，從紐幽部，可以通假。《商頌·長發》：“敷政優優，百祿是道。”《傳》：“道，聚也。”又《詩·豳風·破斧》：“周公東征，四國是道。”《傳》：“道，固也。”《箋》：“道，斂也。”^[69]是道訓聚也、斂也，引申以多為固。史牆盤：“繁道多釐”，謂繁聚多釐。本銘“用道祿”承上“用孝申復”而省“孝”字，謂以孝行增益其福，以孝行會聚其祿也。

24. 永迓于寧：迓，銘文作邗，與“迓”同音通假；迓，迎也，《尚書·盤庚上》：“予迓續乃命于天，予豈汝威？”孔《傳》：“言我徒欲迎續汝命于天，豈欲威脅汝乎？”或作御，見

《詩·召南·鵲巢》：“之子于歸，百兩御之。”《釋文》。^[70]或作禦，見《尚書·牧誓》：“弗迓克奔，以役西土。”《釋文》。^[71]銘文謂君臣修德，永遠迎上帝所賜之平安也。按，《尚書·呂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72]與銘文用語相似，可以參看。

25. 遂公：遂，銘文从火，龠聲，劉心源釋“燹”，楊樹達從之，是也^[73]。字當讀為遂。燹，古音心紐文部；遂，邪紐物部，二字聲母同類，韻部對轉可通。遂，古國名，《左傳》莊公十三年：“夏六月，齊人滅遂。”杜《注》：“遂國在濟北蛇丘縣東北”是也^[74]。其封國之由來，見《史記·陳杞世家》：“陳胡公滿者，虞帝舜之後也。……舜已崩，傳禹天下，而舜子商均為封國。”《正義》：“譙周云：以虞封舜子。按，宋州虞城縣。商均封為虞公，其子虞思事少康為相，號幕；下至遂公准，事成湯為司徒。湯滅夏，封為遂公，號曰虞遂。”^[75]又見《左傳·昭公八年》史趙曰：“陳，顓頊之族也。……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實德于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杜《注》曰：“遂，舜後，蓋殷之興，存舜之後而封遂。”又曰：“胡公滿，遂之後也，事周武王，賜姓曰媯，封諸陳，紹舜後。”^[76]其事又見《襄公二十五年》子產曰：“昔虞闕父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之陳，以備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77]據典籍與本銘，知遂國出於帝舜之後，帝舜以明德著稱，殷初封其後裔，至周武王復封胡公滿於陳；又據上文“好德婚媯”，知遂國與周王室累世通婚，故銘文屢屢強調“明德”，而以“有德婚媯”為言也。

26. 克用茲德，亡悔：用，行也，見《方言·六》^[78]。茲，此也；茲德，指上述周王與遂國祖先之德行也。悔，銘文从言，讀為悔。《說文》：“悔，恨也。”^[79]引申為過失，《周易》習見；《公羊傳》襄公二十九年：“天苟有吳國，尚速有悔於予身！”何《注》：“悔，咎也。”^[80]銘文謂能遵行周王與遂國祖先之德行，則可以無過失。《尚書·多士》：“惟天不界不明厥德”^[81]、班簋：“惟民亡遂在彝，昧天命，故亡。允哉，顯！惟敬德亡攸違。”^[82]其用語、文意與銘文類似，可以參看。

[1] 如《尚書》、《詩經》、《左傳》、《國語》、《墨子》、《孟子》、《莊子》、《荀子》、《呂氏春秋》、《管子》、《山海經》、《楚辭》等，其中以《國語》、《墨子》、《孟子》所述較詳。

[2] 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第136頁，臺北文津出版社，1987年。以下凡引述兩漢今古文《尚書》說均出此。

[3] 楊筠如據成公二年、昭公十二年引《詩·長發》“敷政優優”作“布政優優”，《史記·夏本紀》解《尚書·禹貢》“筱簜既敷”作“竹箭既布”，以為“敷猶布也”，可從。見楊筠如《尚書覈詁》，第20頁，臺北學海出版社，1978年。

[4] 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第37頁，臺北藝文印書館，1972年。

[5]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第733頁，臺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

[6] 湖北省荆沙鐵路考古隊：《包山楚墓》（下冊），圖版一〇二，文物出版社，1991年。

[7] 荆門市博物館：《郭店楚墓竹簡》，第41頁，文物出版社，1998年。

[8] 同[6]，圖版一〇三。

[9] 同[7]，第50頁。

[10] 同[7]，第106頁。